

(接上頁)直升機像一群禿鷲一樣在機場上空盤旋,在被導彈襲擊帶來的黑煙籠罩的、陰雲密布的天空上轟轟作響。

一名國民警衛隊排長說:“他們向一切射程內的東西開火,所有的建築物,任何他們看到走動的人,無論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他們都不在乎。他們只是在任何發現有動靜的地方開火。”

他的無線電呼號是 Malysh 或 Kid。和其他人一樣,出于安全考慮,他沒有透露自己的姓名。

當第一架直升機抵達機場時,25歲的國民警衛隊隊員謝爾蓋·法拉切克,肩上扛着一套蘇聯時期的伊格拉地對空系統,透過瞄準鏡窺視並發射了一枚導彈。沒打中。

據魯登科說,法拉切克重新上膛,將視線轉向另一架俄羅斯直升機,再次開火。導彈擊中了直升機。法拉切克高興地尖叫起來。

小小的勝利振奮了烏克蘭軍隊,振奮了應征入伍者的士氣。據 Malysh 所述,每個人都認為,“實際上是有可能把他們打下來。戰士們的士氣提高了,變得更加頑強。不管他們是不是應征入伍,他們都是戰士。”

瑟爾斯基說,烏克蘭的幾個防空系統在入侵的前一天被轉移了,所以俄羅斯人還不知道他們的位置,在幾分鐘內防空系統開始反擊。在地對空導彈和高射炮的猛烈火力下,俄羅斯飛行員苦苦掙扎,尤其是在他們的一名領導被直接擊落後。

卡-52 飛行員之一的上尉伊萬·博爾德列夫,對俄羅斯國有國防電視台 Zvezda 說:“他們從四面八方射擊。在第一次攻擊中,我們立刻失去了我們小組的首領。”

博爾德列夫的直升機受損後不得不緊急迫降。

幾十名烏克蘭的文職僱員穿過機場跑向餐廳下的防空洞。其他人則躲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包括下水道里。

安東諾夫公司的員工維亞切斯拉夫·丹尼森科說:“人們……他們面面相覷,明白髮生了什麼,但不明白為什麼。”

在機場外,俄羅斯軍隊從運轉直升機中湧出,向毗鄰的小森林和機場的建築群散開。

烏克蘭士兵不斷遭受炮火攻擊。在機場地面上,由於武器和人數都處於劣勢,面對經驗豐富得多的俄羅斯精銳部隊,國民警衛隊的戰士開始彈藥不足。

“我下令……撤退,”魯登科說。

撤退很混亂。魯登科命令防空部隊和偵察兵跳過圍欄離開,靠近車輛的衛兵跳了進來,迅速離開。其他人跑著撤退。一些衛兵被俄國人俘虜了。

然而,撤退後,烏克蘭軍隊用部署在機場外圍的重型火炮向機場開火,炸毀了跑道,以防止之後的降落。此外,2月24日晚些時候,兩架烏克蘭蘇-24 轟炸機掠過機場,轟炸了跑道,造成了更大的破壞。

儘管如此,俄國人還是拿下了他們的橋頭堡。

相當於烏克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瓦列里·扎魯茲尼上將,致電了第72機械化旅指揮官奧列克桑德爾·弗多維琴科上校。第72機械化旅是基輔地區唯一的機械化部隊,也是保衛首都的主力。

扎魯茲尼說:“我們必須奪回霍斯托梅爾。”

弗多維琴科回憶當時的回答說:“總司令先生,恕我直言,我沒有足夠的兵力拿下霍斯托梅爾。”

“我們應該試試,”扎魯茲尼回答。

與烏克蘭精銳部隊一起,第72旅在機場與俄軍展開了數天的爭奪,他們發射炮彈,阻止艱難撤離機場的俄羅斯部隊。據烏克蘭官員說,莫斯科曾計劃用伊爾-76 貨運飛機運送重型設備和更多部隊,但無法立即這樣做。

他說:“他們能夠在幾個小時內襲擊機場並控制它,一方面對我們起到了負面作用。但另一方面,針對跑道和下機地點的炮火大大推遲了降落,挫敗了佔領基輔的計劃,因為我們現在知道,原則上敵人最多只分配了三天時間來佔領基輔。”

不過,弗多維琴科說,後來俄羅斯人得以通過飛機向霍斯托梅爾運送增援部隊。

在隨後的幾天里,俄羅斯軍隊已經在地面上散開,進入鄰近的布查和伊爾平郊區,以及霍斯托梅爾鎮,他們試圖找到一條進入基輔的路線。但在登陸一週後,他們仍在霍斯托梅爾鎮的街道上戰鬥。一支從白俄羅斯前往霍斯托梅爾的40英里長的補給車隊在基輔北部停滯,暴露出俄羅斯的後勤問題。

31歲的霍斯托梅爾居民瑪莎·馬斯3月6日在烏克蘭軍隊撤退後,看到三名俄羅斯士兵抵達,當時她正躲在鎮中心一家玻璃廠的掩體里。

“我說,我們該怎麼辦?”她回憶道。“如果我們從裡面把門關上,他們可能會認為有人留在這里,然後把它破壞或沖毀,誰知道呢?如果我們不鎖門,他們會開槍的。隨你挑吧。我們決

定不關門。”

她回憶說,第一個走進來的俄羅斯士兵金髮黑眼,瞳孔很大。

“你為什麼看著我,好像我是法西斯一樣?”馬斯回憶說,他大喊起來,“我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你們的烏克蘭士兵才是法西斯。”

到3月7日,俄羅斯人已經佔領了霍斯托梅爾鎮的大部分地區,並將機場作為樞紐。烏克蘭軍方最高官員扎魯茲尼再次與第72旅指揮官通話,命令他在霍斯圖梅爾郊區守住防線,阻止俄軍進一步向首都挺進。

“不能後退一步,”他說。

烏克蘭幾天來一直阻止俄羅斯軍隊沿著高速公路向基輔前進。沮喪的俄軍試圖找到另一條進入城市的路。他們最大的希望是,突破首都邊緣莫遜村(Moshchun)的一片森林。

四



“特別軍事行動”進行了幾個小時後,在基輔政府辦公區的深處,澤連斯基呼吸著碉堡內的污濁空氣。這座碉堡建於蘇聯時代,自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動過。

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主席阿列克謝·達尼洛夫為總統說明瞭情況。

“簡單的問題是,我們所有的合作夥伴都告訴我們,這對我們來說非常困難,我們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達尼洛夫告訴他。

他說:“在最初的幾天里,我們不會得到太多支持,因為他們會考慮我們如何保衛國家。也許他們不想讓大量武器落入俄羅斯人手中。”

達尼洛夫還對澤連斯基個人發出了安全警告。有可靠消息稱,俄國人已經開始實施刺殺或抓捕他的計劃。至少,澤連斯基必須確保他身邊任何有武器的人都是認識的、忠誠的人。

達尼洛夫補充說,他是否應該撤離由他自己決定。

達尼洛夫告訴澤連斯基,要做出這個決定,“你必須深入瞭解自己的內心。”但他沒有給出任何建議,“賭注太大了。”

其他人則敦促澤連斯基離開。他的軍事顧問奧萊克西·阿列斯捷維奇說,衛隊建議他轉移到首都以外的一個安全地點,之後可能會轉移到烏克蘭西部。

據阿列斯捷維奇說,總統衛隊警告稱,“你的辦公室是目標。”

他也建議澤連斯基離開基輔,“會有火箭襲擊,破壞者會攻擊辦公室。”

就連地堡也不安全。阿列斯捷維奇說,“有人說他們會封鎖出口,釋放毒氣。”

多年來,莫斯科一直發出邪惡的警告,但這種可能性如今似乎尤其怪誕。俄羅斯部隊正逼近基輔,要把烏克蘭從所謂的“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他們威脅要殺死烏克蘭首位猶太總統。

克里姆林宮有理由認為澤連斯基可能會離開。八年前,莫斯科支持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在基輔爆發親歐起義後逃到了俄羅斯。美國支持的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在2021年塔利班包圍喀布爾時逃離了阿富汗。

俄羅斯領導人認為,44歲的前喜劇演員澤連斯基無足輕重,在戰爭面前會崩潰。

隨著時間的推移,阿列斯捷維奇開始相信烏克蘭軍隊沒有能力保衛首都,並告訴澤連斯基。

阿列斯捷維奇說:“懂軍事的人走到他面前說,‘我們守不住的。’”

澤連斯基最終爆發了,他要留下來。

阿列斯捷維奇回憶,總統當時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句話,我不想再聽了。”

澤連斯基告訴達尼洛夫,不要再不停地警告他生命受到威脅,這讓他很惱火,他問這位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主席,他還有什麼要說的,任何更重要的事情。

澤連斯基說:“聽著,我是個活生生的人。我不想死,就像其他人一樣。但我絕對知道,如果我想到這一點,那我就已經死了。”

他說,在最初的幾個小時和幾天里,他一直生活在一種劇烈的緊張感中,手心冒汗,就像小時候參加考試一樣。他說,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最終需要去看心理醫生,因為他在情緒上和身體上都非常疲憊。

美國和歐洲官員也呼籲澤連斯基保持政

府的連續性,有時還提出幫助他離開首都。官員們認為,通過確保自己的安全,他可以防止權力真空。

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如他逃跑,他將不戰而降地把烏克蘭的權力中心拱手讓給俄羅斯人,這將導致政府立即崩潰。如果沒有了總統,前線的烏克蘭軍人會有什么感受?

澤連斯基表示,這並不是因為他想保住總統職位。他向西方官員解釋說:“我沒有試圖保住權力。如果我離開將停止流血,那么我完全支持,現在就走。我投身政治不是為了這個。只要能停止戰爭,你說什麼時候走我就什麼時候走。”

澤連斯基懷疑,他的一些外國對話者只是想儘快結束衝突,讓他的政府實際上向俄羅斯投降。

“在所有給我打電話的人當中,沒有人相信我們能活下來。不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烏克蘭,而是因為對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妖魔化:他的權力,他的哲學,他宣傳俄羅斯軍隊實力的方式。所以(他們認為),雖然尊重烏克蘭人,但他們會在兩三天,或者五天內就被消滅,然後一切就會結束。”

從最初的幾個小時開始,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為烏克蘭爭取生存所需的支持,這種支持來自需要抵抗的烏克蘭人,也來自需要向基輔輸送武器、讓俄羅斯付出更多代價的外國領導人。

在與歐洲領導人的一次視頻通話中,他說:“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看到我活著。”

他告訴他們,烏克蘭的母親們正在看著自己的孩子為追求歐洲價值觀而犧牲。這讓一些歐洲官員潸然淚下。

事實證明,澤連斯基的對外聯絡既有激勵,也有羞辱。他對某個國家的領導人說了很多話,同時也向該國人民發出呼籲,有時會在公開場合向他們的政府說出直言不諱的事實。

他敦促德國總理肖爾茨“推倒這堵牆”,這呼應了里根總統拆除柏林牆的呼籲,認為俄羅斯再次試圖分裂歐洲。他告訴德國政客們,他們必須盡其所能,“這樣你們才不會在這場戰爭後為自己感到羞愧。”

總統辦公廳主任葉爾馬克說,在隨後的幾周里,他經常把烏克蘭遇害兒童的照片和被毀房屋的照片,發到世界各地官員的手機上,其中包括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美國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卡倫·唐弗里德,以及美國國會議員。

葉爾馬克說:“我承認這些可怕的照片讓我夜不能寐。90%收到郵件的人做出了回應,他們回了電話,並開始做更多的事情。”

烏克蘭官員在戰爭後的幾天內決定分發武器,為潛在的游擊抵抗組織提供武器,從沒有拿過槍的各個年齡層的烏克蘭人紛紛拿起武器。烏克蘭軍方領導人對這一決定很不高興,後來說,這導致了友軍誤傷事件,並干擾了他們部隊的行動。

內政部長丹尼斯·莫納斯蒂爾斯基稱,這是對俄羅斯人的“重要威懾”,也是對潛在的烏克蘭叛徒的“重要威懾”。莫納斯蒂爾斯基說,任何一個想要背叛國家的烏克蘭市長都會明白,有20個人拿著槍在外面等著,“他和他的家人會是第一個。”

澤連斯基說,普通公民的決心表明,烏克蘭



不能像克里姆林宮希望的那樣,被強行從歐洲驅逐出去。

澤連斯基說:“對俄羅斯聯邦來說,我們就像一個需要切除的爛尾,但他們沒搞明白。他們以為我們是爛尾,但結果發現我們是歐洲的心臟。我們讓這顆心跳動起來。”

2月25日晚,基輔市中心傳來槍聲,車臣武裝分子要殺澤連斯基的謠言四起。他從掩體中走出來,走到總統辦公室前的街道上,對着鏡頭表明他哪兒也不去。

在昏暗的街燈下,站在他身後的是烏克蘭總理、政黨領袖、辦公廳主任和另一位高級顧問。總理拿出手機顯示日期和時間。

澤連斯基說:“我們都在這里。我們的軍隊在這里。公民在這里。我們就在這里。我們在捍衛我們國家的獨立。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五

被松樹林、一條河和一個湖環繞,戰前只有1500人的莫遜村是遠郊生活的寫照,既有周末度假的富裕精英人士,也有住在樸素小屋的當地老人。

2月27日,當第72機械化旅連長羅曼·科瓦連科上尉帶著團隊進入村莊時,房屋起火,村民們紛紛逃跑,一架飛機從空中墜落。

幾分鐘後,科瓦連科前面車里的一名排長,面部中彈身亡。俄國偵察兵剛剛進入莫遜村。戰爭開始幾天後,除了幾名烏克蘭民兵外,這個村莊幾乎沒有守軍,儘管這是一個戰略要地,首都就在莫遜村附近。

茂密的森林點綴著二戰遺留下來的碉堡,水道為烏克蘭人提供了可以開發的自然景觀。伊爾平河將霍斯托梅爾和莫遜村分隔開來,面對烏克蘭小部隊打了就跑的攻擊,以及對他們浮橋的猛烈炮擊,俄軍艱難地將人員和物資運過這條河。

處於戰鬥中心的是科瓦連科,幾周前,他跟隨雙胞胎兄弟德米特羅的腳步,成為第72旅的連長。多年來,這對36歲的雙胞胎一直在東部的頓巴斯地區戰鬥。

現在,他們在基輔的兩端,羅曼在西北,德米特羅在東北。

伊爾平河沿岸的炮擊和戰鬥持續了數天。3月6日上午,俄軍終於開始大舉渡河。科瓦連科和他的士兵們發起反擊,發射手榴彈,並在步兵戰車上進行近距離戰鬥。

科瓦連科命令道:“繼續射擊,不要間斷!”

但由於彈藥不多,他命令部隊撤退到村莊中心,俄羅斯士兵緊隨其後。在那里,科瓦連科和他的手下與抵達的烏克蘭特種部隊和其他部隊,以及外國志願者重新集結,其中一些人裝備了美國提供的標槍反坦克導彈。

俄軍用“冰雹”火箭炮、大炮、迫擊炮、空襲,無人機定向攻擊和直升機掃射,向他們的戰壕逼近。俄羅斯的干擾切斷了通訊,使烏克蘭的無人機無法使用。科瓦連科與連隊的其他成員失去了聯繫,被留在北部6英里的一個村莊。

科瓦連科說,烏克蘭人繼續戰鬥,阻止了俄羅斯人在此地區的橫行。他回憶說,“太累了,到了晚上就暈過去了。你不再關心炮擊,不管飛的是什麼,你只需要睡一兩個小時。你不在乎外面是否寒冷,下雪,下雨,周圍是否有泥濘。只想要躺下。”

科瓦連科繼續說道:“許多人在精神上無法應對。很難不崩潰。有時我也會崩潰。”

科瓦連科試圖走到炮兵部隊那里,要求他們開火,讓俄羅斯持續不斷的炮火停止至少幾分鐘。

據烏克蘭高級官員說,當時,基輔前線沿線的戰鬥變得如此激烈,以至於首都周圍的烏克蘭軍隊有幾天有耗盡152毫米火炮彈藥的危險。

美國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說,美國為烏克蘭配備了可用于地下抵抗的“毒刺”和“標槍”等便攜式武器,以為俄羅斯人會很快戰勝烏克蘭人。火炮裝備和彈藥有限,迫使美國及其盟友匆忙為基輔補充彈藥。

3月11日,俄國人從四面八方猛攻莫遜村。

科瓦連科說:“那天,我感覺自己的頭至少被錘子砸了八次,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落在我們旁邊。我們的很多士兵都得了腦震蕩。許多人被碎片擊中。他們擁有的一切,飛機、大炮、火箭炮,都在向我們的戰壕開火,想讓我們離開那里。”

烏克蘭人將坦克和經驗更豐富的戰士帶進了村莊,以擊退這場猛攻。科瓦連科被送往醫院治療爆炸造成的頭部創傷,而他的手正在輪班。在去基輔的路上,他打電話給他的兄弟,淚水順着他的臉流下來。

“我們防住了,”他說。他不敢相信自己還活著。

那時,俄羅斯人在附近的伊爾平市和首都以西的其他地區,遭遇了烏克蘭軍隊和領土防禦民兵組織的激烈抵抗。由於無法突破烏克蘭在那里的防禦,俄國人決定集中力量通過莫遜村攻入基輔。

通過無人機和熱成像鏡頭,負責首都防禦的將軍瑟爾斯基看到了在伊爾平河對岸一排排排成戰鬥隊形的俄羅斯裝備。莫遜村就要淪陷了。

瑟爾斯基回憶道:“這可能是最關鍵的時刻。當時我想,‘好吧,真的是這樣嗎?’進入莫遜村就意味着進入基輔。”

解決方案的核心在于伊爾平河的一個奇怪現象。這條河流經莫遜村以北15英里的一個水壩,然後用水泵將其抬高,注入第聶伯河上的一個水庫。蘇聯人沿著伊爾平河101英里的河道建造了一個精細的水閘系統,使毗連的土地成為耕地。

(接下頁)